



在 来 世 的 左 边 等 你

西岭雪

人鬼情系列

在某些阴暗的时刻，在某些静悄悄的夜晚，那位死去的女人便幽幽地飘然而至。

时代文艺出版社

西岭雪◎著

Tailaishide Tuo bian deng ni

7170200751



人鬼情系列

你 来 世 的 左 边 等 你

西岭雪◎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在来世的左边等你 / 西岭雪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6. 9
(西岭雪人鬼情系列丛书)

ISBN 7-5387-2151-7

I .在... II .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4254 号

在来世的左边等你

作 者	西岭雪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陈 琛
责任编辑	陈 琛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5638648 发行科: 0431-5677782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640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你信不信一见钟情 · /



养一对暧昧的纯金耳环，导致一位白领女子与一位法医猝然而美丽的邂逅。一段令人销魂的故事便由此展开了。

泡在茶汤中的爱情 · //



充满情调的茶馆，泛着绵绵情思的香茗，诗意的日子总给人一种潜在的危机感。可以忍受不相干的人的千刀万剐，竟承受不住爱人的拂尘一指。

山青不老绿水无忧 · 2/



像水一样绝色清雅的茶馆女老板，浓缩着多少撩人的秘密呢？

我成了杀人嫌疑犯 · 3/



柔情蜜意中一段命案被无意间掩盖。我与从前的老板钟楚博在海边聊天的时候，他的妻子许弄琴竟在家中自缢而亡……



福尔马林的气息如影随形 · 41

许弄琴死了，已经开膛破肚，浸泡在福尔马林池中，可是她满脸的怨忿依然触目惊心。我觉得头晕，可是强自忍耐，清清楚楚地说：“对不起，我该早点向你解释，我同你丈夫，毫无关系。”

话未说完，池中的许弄琴忽然睁开眼睛，黑眼珠白眼球狠狠地向我一瞪。

心理医生与天桥大仙 · 51

我对以然说：“要不，我们把婚期押后一段时间吧。”

我真的见了鬼，而且是一个厉鬼，一个死不瞑目苦苦向我索命的吊死鬼。

“可是她纠缠我，又该怎么办呢？”我无助地看着心理医生。

爱与信任是一对双胞胎兄弟 · 61

柯以然冷笑：“桃乐妃说，你一听到钟楚博的名字就失态，口口声声说再也不想踏进是非地，可是另一面，你又偷偷地和他私会。”

他走了，那么绝望而无情。他——走——了！

我抱住无忧的腰，柔弱地哭出声来：“我输了，输给了一个鬼。”

午夜的烛光演了一出皮影戏 · 71

许弄琴离我原有一段距离，可是这时候她的手臂忽然无限度地伸长，对着我伸过来，伸过来，不断地拍打窗棂，状若疯狂。

我站起身，将那道黄色的符咒在火苗上烧毁。白墙上又出现新的映象，那是个男人，他在调制一杯饮料，接着把它端给了先前的那个女子……

是的，是谋杀！是谁！为什么？

幸福爱人和红颜知己 · 81



我们三人手挽着手走在北大桥上，男的潇洒女的俊俏，引得桥上的人纷纷侧目。以然得意：“都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柯以然何德何能，既拥有琛儿这样一位亲密爱人，又有无忧这样一个红颜知己，真真羡煞人也！”

以然也同无忧一齐大喊：“大海作证，终生不渝！”

梦中的华表 · 93



顺着石子路，我一径走到华表前，仰起头轻轻问：“你到底看到些什么？告诉我。”

海浪依稀，我听不到华表的回答。

连弄琴的魂也沉默。

被她缠了那么久，忽然平静下来，倒真有些不习惯。

镜花缘 · 103



是镜子捣的鬼。镜子偷走了时间，让钟楚博分身成功，瞒天过海！

作案和拍照，究竟哪个是本身，哪个才是镜中人？

枪 战 · 113



我不断地后退，直到碰到身后的装饰壁炉，退无可退。

“你想怎么样？”“要么你答应为我一辈子保守秘密；要么，我杀了你……”

当我们对话的时候，一直有个白色的身影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知道那是许弄琴。

有枪声密集地响起，钟楚博按下车窗玻璃，一边向后还击一边将油门不断踩低。



高速公路上的夕阳西下 · 123

离开汽车旅馆结账时，钟楚博忽然对女服务员说：“知道吗？我是个逃犯，她是我劫持的人质。”

我一惊，赶紧看服务员如何表示，不料她却理也不理，只顾低头做账。

再出发时，已是夕阳西下。那样美，凄绝而悲壮的一首绝唱。

人质生涯 · 135

他的手铁钳一样箍住我：“叫吧，荒山野岭，看谁会来救你？”

但就在这时，树梢上忽然掠过一阵风，雾气更浓了，完全遮蔽了月光，我听到有种奇怪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如泣如诉，如怨鬼索魂。

桃花源里的妹妹鸟 · 145

她是他记忆最初的颜色，而他却是她生命最后的疼痛。

怎样的缘分与冤孽？

远处，妹妹鸟一声声叫着：“哥哥！哥哥！”

盗盐记 · 157

那以后，我彻底放弃了逃跑的念头，认命地把自己当成山林的一部分。

然而，就在我对人类的概念已经日渐淡漠，死心踏地地把自己当作秦岭中的一棵草的时候，一个意外的发生又重新唤起了我作为一个人的渴望，对文明和城市的渴望。

重返人间 · 167



就在这时，我听到他清楚地叫：“阿琴，你来了？”

我悚然而惊，翻身坐起，鼻端嗅到一股熟悉的福尔马林味。

是的，许弄琴来了。

不等我反应过来，他的身影已经消失在门后。

远远地，我听到有警车的声音响起。

想念山林 · 177



其实钟楚博真的很顺从也很迁就我，在大多情况下，他都不是一个计较的人。他没什么不可改变的原则，不能违背的良心，永远只凭情绪做事。……与他相处的日子里，我曾经真心快活。

我想念山林。

无忧的故事 · 187



我一直猜测无忧是个有故事的女孩，却没想到是这样曲折离奇而又仓促凄迷……

我对无忧说：“其实，那段日子，我并没有做人质的感觉。”

桅子花幸福吗 · 197



从我回来以后，以然每次见面，都神情恍惚，若有苦衷，……其真正是他对无忧动了情，在我和无忧之间难以抉择，才会这样痛苦。

而我，该怎样抉择？



不是每种误会都很美丽 · 207

我不是不爱以然，只是没有爱到足够的纯度。也许世上大多数的夫妻都是那样过活，只要面子上过得去，里子是否千疮百孔，在所不计。……给别人看的成分多过给自己享受。

我要的，就是那个虽然不一定会猜到我在想什么却至少不会把我当成一顶礼帽的知己。

尾 声 · 219

窗外的高楼大厦都不见了，换作青山绿水，有一对憨但是很快乐的少男少女站在山前对着我笑。

是许弄琴和钟楚博。是年轻时代的许弄琴和钟楚博。

我突然想起，今天距离弄琴之死，已经整整八十一天，到了今晚子时，就是她最终告别人世的时刻了。

钟楚博在等我。我要去见他，他的爱就是天际的一抹夕阳……

枪声密集地响起，我眼睁睁地看着钟楚博对着我倒下来，血流披面。是的，我爱他，在他生命结束的最后时刻。

目 录



你信不信一见钟情

——对暧昧的纯金耳环，导致一位白领女子与一位法医猝然而美丽的邂逅。一段令人销魂的故事便由此展开了。





快下班的时候，钟楚博叫住我：“等一等。”他取出一个盒子放到我手上，“这个送给你。”

那是一对纯金耳环，中空嵌翡翠，镶成眼泪型，尾端坠有极幼细小粒钻石，虽微如尘芥，亦价值不菲。

我心中有数，婉然推拒：“我不能接受。”

“为什么？”钟楚博逼近来。他身形高大，体魄健壮，与其说是商人倒不如说是篮球运动员还更像些，又喜欢逼得人很近地说话，一双眼灼灼逼人，微微俯身时，不开口已经像一座山，一开口，每句话便是一个叹号，全是祈使句，无可商量。

我现在知道那耳环像什么了。

一个叹号。

可惜钻石不是叹号的主体而只是下面那个句点。

我回答：“作为你的属下，我早已得到与工作相应的薪水和奖金，非常满足。我不是一个贪心的秘书。”

“我也不是一个大方的老板。”他“嘿嘿”冷笑起来：“没有老板送给秘书钻石，这是男人送女人的。”

“我不是你的女人。”我更加温婉地回答。

作为大连广告界一手遮天的翘楚人物，钟楚博拥有很多女人，甚至行内有笑话说，应聘到“忠实”的女孩子除了精明能干之外，最得好处便是年轻漂亮，擅与老板风流过招。

但，我不是其中之一。

奈何钟楚博偏偏对我另眼相看，那只眼，俗称“青眼”，与“白眼”相对。

做下属的，通常最怕就是遭老板“白眼”。岂不知，遇到“青眼”也是一般地难堪。

便如此刻，钟楚博为了我的不识抬举不解风情分明大感烦恼，虽然表面极力隐忍，但心里难保不在打主意明天就请我开路。

“行内有多少人相信你的话？”他冷笑，“经过我太太上次那一役，只怕你磨破嘴也没人相信你清白。晴雯说得对：‘何必枉担了虚名？’”

再好涵养也禁不住这样明目张胆的挑逗，这已经不是调情是挑衅。

我微微变色：“你的意思是，这礼物是作为尊夫人那一掌的补偿？如果是这样，我老实不客气收下了，不然倒真是白冤枉。”

说罢收起首饰盒子转身便走，临出门还不忘了回头轻轻补一句“谢谢”。

也好，告诉他什么叫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

偷鸡？我苦笑。曾几何时，写字楼变成了大观园，而一千所谓白领小姐则个个成了金陵十二钗又副册，没机会生在温柔富贵乡做“元、迎、探、惜”，只好挤在花柳繁荣地做个“晴、袭、鸳、紫”。虽然论才论貌俱不在人下，可是每前进一步，却要付出多正册人物几倍的艰辛和代价，纵然这样，还多半下场凋零，保得住清白之身，保不住清白之名。

谁说 OFFICE 小姐不经风雨？当真娇贵清高，除非回家做少奶奶，一辈子躲在象牙塔里调莺侍花不问世事也罢，否则，抛头露面地出来做事，就免不了张牙舞爪，勾心斗角，曲意逢迎，尔虞我诈，兼且免费奉送春风满面，笑容可掬，委曲求全，忍气吞声。凡在江湖上行走的女子，面对老板客户同仁伙伴，总有几分不同程度的出卖色相，视乎价码不同，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这样想来，真正令人心灰。

怎么能怪现在的女孩子都双眼炯炯盯住铜钱，不谈爱情，只以人民币厚度来衡量心中异性的身高风度？无他，与其零打碎敲地贩卖自尊与忍耐，不如寻个好户头，一次性批发也罢。

故而，同事桃乐妃一再笑我不开窍：“钞票垫在脚底下，武大郎都可以变穆铁柱。当真有人出大价钱，就跟了他好了，管他做秘书做情妇做妻做妾，都无所谓，关键是物有所值。”

物。她是这样说的。好像我只是一件货物，随时可以放到天平上称一称斤两，然后折价处理。

但是我不愿这样菲薄自己。我心里还有许多金钱不能交换的东西，比如爱情。

我不敢这样告诉桃乐妃，怕她笑掉大牙。

可是真的渴望，有人在月亮极好的晚上，挽住我的手，什么也不想，只享受星光闪烁，夜风温柔，说一些海枯石烂的傻话。当风雨来



时，他以脊背为我遮挡，天寒地冻，自有他的怀抱温暖如春。

我叹息又叹息，自己也知道这样的理想只是一个梦。探戈舞需要两个人跳。现在哪里还有男子肯单纯为了一个女人是一个女人而爱她？还不是一样双眼炯炯盯住那女人背后的附加条件，锱铢较量？

这样想着，电梯已经下到底层，我匆匆走出，一头撞在对面来人身上，盒子“砰”一下落在地上，两颗耳环跌落出来，其中一只翡翠的表面碎成数片。

我愕然，心中莫名地竟有一丝快意，不急收拾，先打量来人。

那是一个相当英俊的年轻人，此刻正涨红面孔，不住道歉，又拾起耳环，连声说：“对不起，已经碎了，这样吧，我们一起把它拿到珠宝店去，看可不可以找到同类翠面镶上？”

我立刻对他有三分好感。现在的年轻人，惹了祸，第一件事就是推脱责任，第二是决不认账，第三则耍赖哭穷，这样肯于承担又积极提出补救方案的人已经少之又少，堪称凤毛麟角。

正是夏末，一年中最热的八月，可是他的笑容让我感到一阵清凉。男人们管偷看漂亮女孩子叫做给眼睛吃冰淇淋，岂不知女子看到合眼缘的男人，也是一般的享受。可也正因为此，我反而不便露出急于交往的心思，只笑笑说：“你这样匆忙，大概是有急事吧？或者这样，我们互相留个名片，改天再来处理这件事。”

他大喜，即而迟疑：“你相信我？为什么相信？”

“如果不信，那又为什么怀疑？”我笑，“好像相信一个人比怀疑一个人更需要理由似的。”

我的话明显在他身上起作用了，看我的眼神，蓦地多了几分专注和惊奇。他略作思考，不再多说，只取出名片，匆匆在背后补一个宅电，交给我说：“既然如此，盒子我带走，修补好后还你。这期间你要是有什么事，可以打这个电话找我。”

我们匆匆道别。从见面到分手不过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是我心中有强烈震荡。二十三岁是一个女孩子最敏感的年龄，我知道有故事要发生了，我一生中很重要的事情。

我低头细看手中的名片：柯以然。职业是……天哪，是法医！多

么特别的行业！我不禁失笑。我一向把世人分为两种人：一种是不论遇到什么事一概先怀疑了再说，然后等着你一项项使用排除法开解疑难，才肯不情不愿地点头接受你的正确；另一种是一派天然，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除非你让我看到了可疑之处，才回过头来细细思量。

我自己，自然是属于那后一种。柯以然呢？法医的职业特色就是：先假设有罪，再排除疑点的吧？

然而，他是这样的英俊，有礼……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开始期待他的电话。

日子忽然就变得漫长。一天好像拖作两天来过，电话铃哑了一样地不肯响，每每响了，又聒噪地烦人。是谁发明了电话这劳什子？要人又爱又恨。

桃乐妃说：“你好像突然对电话铃声有了强烈兴趣，通常一个年轻女人会出现这种症状，原因无非两种：一是有所盼望，比如发生艳遇希望得到继续；二是恐惧，怕被追债之类……你没有欠谁高利贷吧？”

我失笑。这个桃乐妃最会设陷阱逼人就范，如果我否认欠债就等于承认艳遇，非此即彼，总之被她捉弄。

桃乐妃又说：“其实我不明白，钟老板不错呀，有钱，有地位，有……”

“还有老婆。”我打断她，“人之蜜糖，我之砒霜。钟楚博不是我的那一瓢水。”

“水？什么水？曾经沧海难为水是不是？这句古语我懂。”

“不是沧海的水，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水……”

这时候电话铃响起来。桃乐妃蹦跳着去接，带一个神秘的笑说：“找你的，是个男人……哦，不知道是不是那瓢水哦。”

电话是柯以然打来的，说首饰已经镶好，在港湾街“水无忧”茶苑交付。

我释然。找到一间合适的店铺一块同色的翡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镶嵌也要颇费功夫。我完全明白柯以然不是故意拖延。

“水无忧”坐落在大连港湾街清华园南门，据说是本市最具情调的



一家茶馆。门头饰以串串红灯笼，而入门处别设回廊，平增曲径通幽之感。

大厅里丛丛修竹映得一室皆绿，我拂开竹叶，一眼看到持杯品茗的柯以然，心忽然就剧跳起来。

为了今天的约会，我特地换上了自己最满意的莲娜丽姿套装。娇艳明媚，有如春天。可是这样的紧张，让自己不由有几分自怜。

穿着绣花中国裙装的茶艺小姐殷勤地迎上来招呼。

柯以然回过头来，看到我，打一个唿哨，笑着赞美：“只道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我很开心。他果然懂得欣赏，不枉了我为己悦者容的一番心思。可是这个“己悦者”是否同时也是位“悦己者”呢？不过他的态度明显比上次初见时熟络活泼许多，这是一种好现象。

盒子放在桌子上，外面裹了包装纸，很像一件礼物。

同样的礼物，被不同的人送出两次，可是接受礼物时的心情完全不一样。

我沿着透明胶纸的方向轻轻揭开包装，然后将花纸细心地展平，这才打开盒子——那里面，并不是那副耳环，而是一挂翡翠坠子的白金项链，镶钻也远比句号大颗得多，连绵不断地绕成一圈点缀在翡翠旁，相得益彰。

我惊讶，抬起头来：“这不是我那串。”

“不错。这不是。”他自身后取出另一个盒子放桌上，“这个才是。”

我已经不想打开了。我知道那是那副耳环。我并不关心它是否修好。我所在意的，是眼前的这段公案。

贾芸拾到了小红的帕子，却偷梁换柱，转托小丫环坠儿递话说：“你不谢他，我怎么回他话呢？”

我怎么回他话呢？

己悦者果然便是悦己者。我只觉双颊发烫，虽然眼前没有镜子，可是也知道自己的脸一定红了。

“可是，我不能接受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将礼物推还给他。

说毫不动心是假的，无论是对钻石本身还是对眼前这个人。

然而，拒绝是矜持少女的必修课，无论是对钻石本身，还是面前的这个人。

柯以然显然不习惯被拒绝，不禁微微一愣。

包厢里出现片刻的冷场。

好在这时候茶艺小姐奉上茶单，及时解了彼此的窘迫。

茶单设计很特别，制成横轴状，如宣圣旨。我将脸藏在茶单后，努力维持声音的平静，问他：“红茶？绿茶？乌龙茶？”

“乌龙。”

“你们这家店经营的是福建茶还是安徽茶，杭州茶？”

“是台湾茶。”

“那么，奶香金萱。”我交还茶单。那是乌龙茶系中价格偏低而口味独特的一种，其中以台式制法香味犹浓。

柯以然似乎又是一愣，看向我的眼神忽地写满欣赏。

烫壶、震壶、洗茶、点茶、闻香、品茗……茶过三巡，一股淡淡奶香飘逸茶室，我的心也终于不再跳得那么狂急。以然遣走了茶艺小姐，含笑说：“让我来为你服务吧。”熟练地用茶针把壶中茶叶自底向上翻了个个儿。原来也是会家子。只见他将水重新烧滚至蟹眼鼓涌，然后提壶吊水，沿壶口缓缓打圈，高冲低泡，刮沫淋盖，临了儿在壶盖气孔侧微微一点，封壶，收手。手势如行云流水，无言中自有一种温雅沉静。

我看着他，不禁心醉。一个法医，视生死如等闲，不知他操解剖刀时是否也如点茶般从容自若？

茶入口，不知是否心理作用，果然觉得与小姐的冲泡口味颇有不同，格外甘醇滑厚。我笑赞：“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这是明代茶道高手卢仝著名的“七碗茶”论。

以然益发惊喜，笑着轻轻附和：“……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

我抢着接上：“惟觉腋下习习轻风生！”念罢，与他相视大笑起

在
东
世
的
左
边
等
你

Yanhuangqing
Caochide